

嶺南畫派與嶺南三家

歐豪年

AU, HO-NIEN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榮譽博士

近代中國畫壇上，以言新變，不能不首推廣東嶺南三大家，開風氣之先，所謂「嶺南畫派」，亦稱「折衷派」，以其折衷古今中外之意也。此派淵源長遠，隨著中國國民革命新潮流而興起，形成一股浩大的創新力量。

中國嶺南畫派三大家：高劍父、高奇峰、陳樹人等三家都同師番禺隔山嘯月琴館的居巢（梅生）、居廉（古泉）畫師。居氏兄弟二人，畫譽同著於嶺南（廣東），少習新羅、南田兩花鳥前賢，專意寫生花卉草蟲，默契自然，轉成自我法度。絕意奔競，祇以畫繪寄情。平居廣植花木，畜養昆蟲，以為繪事的參考，故其所作，野逸清麗，不讓五代徐熙專美。創撞粉法，賦色妍妙，纖濃合度，意出古人。三家既同遊於一門，平日切磋論畫，亦莫不以求真，求美為尚。尤注重對客觀事務的觀察閱歷，此於其日後的成就，關係實至重大。樹人先生為梅生畫師快婿，受居氏陶冶最深，故其作多清逸。嗣後劍父、樹人先生同時赴日習繪事，奇峰先生亦相繼赴日，且同於當時加入同盟會，因受世界藝術思想影響，認為國畫亦不能墨守前規，必待新變，加以平日對事物的體察既深，悟出中西畫理有共通處，因而對西畫學理每亦參酌以為己用，雖然當時西畫風氣極重寫實，其習尚與國畫注重空靈境界不能盡合，但三家能善取西洋畫理為用，揚棄其呆滯的成規，以豐富國畫自身的內容。三家天資既厚，學養又高，加以一貫求新求變的精神，故所作咸能陶鑄中外，為國畫歷史寫上更新一頁。三家都曾追隨中國國父參與辛亥革命開國諸役。因身歷革命怒潮，思想襟懷亦屬波瀾壯闊，所作遂一變隔山畫風的野逸清麗而為蒼莽英雄恣，與時代精神契合。形成嶺南畫派大的特色。

嶺南三家在風格上雖以雄恣見稱，然於主題事物的表達上，無論構想、筆墨、

經營的精思熟慮，及於狀物寫景的形神兼全，遠近高下不差，雖擅素描及遠近法的西畫學者於此亦多折服。以能剛柔並濟，中外兼資，所謂「劍膽琴心」差可比擬。

清人作畫每受明人吳派、浙派分途及明董其昌所謂南宗、北宗之說的影響，尚南貶北，學者趨附有不歸於楊，即歸於墨之概。客觀平心而論，善學南宗或吳派，固有文士氣質，善學北宗或浙派，又何嘗不空靈野逸，古樸天真。故嶺南畫派，其於古人參酌為用，不主一家一說，更不泥古，有南的文秀，兼北宗的雄奇，一爐共冶，但以自然真趣為歸。

三家的畫風，能與古人相合，亦能與古人相離。如劍父先生的「松風水月」，不獨寫雪月之影，亦寫水月之情；「南國詩人」一作脫略毫素中，寫出詩人溫柔敦厚風度，而憂國傷時的情緒，亦洋溢於畫中人的眉宇間。奇峰先生名作「山高水長」寫山間老翁跨驢過小橋，蕭然韻致，畫思的高妙，亦唯灞橋驢上求之；他如孫中山先生所許為足以代表革命精神新時代美感的「秋江白馬」、「雄獅」、「海鷹」諸傑作，不假良史之辭，不仗飛馳之勢，即就畫中筆墨的含蓄，意態的雄奇雅逸，作者天才，已可表露無遺。使人有不恨二高不見古人，但恨古人不見二高之感！故丘逢甲（滄海）先生有推崇他們的詩謂：「嶺南今日論畫事，二高傑出高於時；渡海歸來筆尤變，丹青著手生瑰奇」。又謂：「奇峰之峰劍父劍，乞為我寫攜劍崑崙看瀑圖」。至詠劍父先生所作亦有「老劍胸懷嚇山鬼」之句，又謂：「昨聞大高忽畫虎，群雄草澤爭驚猜；畫虎高於虎真價，千金一紙止風雷」觀此足見其為時賢所重。樹人先生平生所作除花鳥外尤喜真景山水，常見其畫於風和景明的山水間，點綴一時服人物，風度閒適，或間作二人，以他夫婦情篤，常常相偕同遊，畫以抒情。故亦將一己的真實生活鎔鑄畫中，真山水真感情躍然紙上，所謂「無一筆是古人，亦無一筆非古人」即是。

簡介嶺南三大家

現在，分別介紹嶺南畫派三大家之略歷

高劍父先生

劍父先生名崙，廣東番禺人，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三年（公曆一八七九年）己巳，留學日本，時孫中山先生在日組同盟會，受感召加盟，歸國後，負責廣東同盟會務，黃克強組中國暗殺團舉為團長。辛亥革命，廣東光復之役，在決死隊。民國建元，功成不居，獻身藝術，創春睡畫院，主教南中美專，市立美專，誘掖後進，不遺餘力。所以我們今日論劍父先生的藝術事功，就其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方面，分別縷述如下：

一、革命盛德—劍父先生既矢志革命，在日本會見孫中山先生，即加入同盟會，未久奉命回國參與實際革命行動。辛亥前後，廣東各次的舉義，劍父先生可說無役不與。像最驚天動地的三月二十九日之役，他自認敢死隊。丁未，孫中山先生命日人萱野自長崎用幸運丸運械至廣東汕尾，接濟許雪秋等起義，劍父先生的任務是接應。失敗以後，二辰丸事件，他本決定親與攻擊，但後又因中變失敗。乙酉年三月，奉命組織「中國暗殺團」，劍父先生被舉為團長。廣州有南武公學為當時同盟會的機關所在，劍父先生即任教其間，以掩護工作，又開設「守珍閣」裱畫店為「時事畫報」的秘密發行所。清廷曾發表派滿人鳳山繼任廣州將軍，以鎮壓革命活動，「時事畫報」便刊出「鳳山行裝圖」一漫畫，為劍父先生手筆，繪鳳山行李滿篋利刃，表示其來粵將大開殺戒，如此大膽露骨之宣傳，真可謂置生死於度外。劍父先生雖致力革命，但民國建元後，却功成不居，終身貢獻於藝術，其偉大之人格精神，殊足敬佩。

二、藝術事功—劍父先生少時既曾師同鄉前輩，番禺隔山嘯月琴館之居巢、居廉兩畫師，居氏兄弟重寫生，劍父先生身受取法自然的啟迪，對寫生花卉草蟲，已有深厚造詣。後赴日本，因更得他山之助，並受世界藝術思潮影響，認為國畫亦不能墨守成規，必待新變，加以平日對自然事物，體察既深，悟出中西畫理有共通處，思得西畫學理參酌為用，故亦加入白馬會、太平洋畫會、水彩畫會等習西洋畫理法。後遊天竺習印度畫，復鑽研波斯、埃及畫，擷取古今中外畫學的精華，一爐共冶，以求真、善、美合一。歸國以後，專以創作，山、川、雲、樹、花、鳥、蟲、魚、人物、走獸固所常畫，即飛機、汽車、路旁電桿、時服人物，亦多採納入畫。善用渴筆、禿筆，分披縱橫，蒼莽鬱勃，自成家法。劍父先生寫

山水多能表達實景，如「雷峰夕照」、「恆河落日」等名作，長烟滿目，古蹟蒼涼之象，躍然紙上。人物畫如「南國詩人」一作，在脫略毫素中，寫出詩人溫柔敦厚之風度，而憂國傷時之情緒，亦於畫中人眉宇間可見。當年參展柏林中德美展，為德政府重金購藏於柏林國家博物院之「松風水月」一作，寫多重月影，團團重疊及散碎於水波上，同具「浮光耀金，靜影沉璧」之致；與勁挺松風，相映成趣。他如藤葛之野逸，老樹之蒼勁，梅、蘭、菊、竹之清癯高雅，走獸之沉雄，加以書法狂草，走筆如龍，與畫相合，有渾成之感。

三、著述卓識—劍父先生的著述當以論藝術為主要內容，其中思想尚新變，重現代精神，主中西藝術交流等數點。其所著「我的現代國畫觀」一書，在「論傳統的演變」一文中，針對數百年來中國畫壇風氣，雖然評語激烈，但能切中時弊，即就今日視之，意義猶新。他所主張國畫現代化，更索性提出「藝術革命」的口號。至於如何現代化及如何革命法，其說認為：「現代藝術也不是前無古人，一空依傍，如幻術般的突然而來，尋不出它的來踪去跡。所以要理解現代中國畫，必須先理解古代中國畫的源流、思想、作風，然後容易認識現代中國畫。」又說：「現代的繪畫與古畫間主要的分別，不應該只形式上的，而應該是思想上的。」劍父先生除所作「我的現代國畫觀」外，生平著作尚有「中國現代繪畫」、「國畫新路向」、「蛙聲集」、「佛國記」、「劍父碎金」、「喜馬拉雅山的研究」、「佛教革命論」、「聽秋閣畫跋」、「春睡藝談」等書。

劍父先生晚年隱居澳門，民國四十年六月二十二日病卒。

高奇峰先生

奇峰先生名崙，廣東番禺縣人，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（公曆一八八九年）己丑六月十三日。七歲喪父，九歲喪母，家境清寒，刻苦治藝。早歲曾師同鄉前輩，隔山嘯月琴館居巢、居廉兩畫師，居氏兄弟特重寫生，精繪花卉草蟲，執粵中畫壇牛耳。奇峰先生早受取法自然之啟迪，加以天資過人，冥周物理，自出蹊徑，不獨潛心花卉草蟲，即山水、人物、走獸、魚鳥，無不精研。年十七留學日本東京，二十一歲以國事遄返，與劍父先生在上海出版真相畫報及在廣州出版時

事畫報，鼓吹革命。民國建立，功成不居，仍事藝術生涯。旋復東渡，研究製版學，歸國後創審美書館於滬濱，以闡揚藝術為主旨；除大量刊輯古今名畫以普及藝術外，特別側重於創作，提倡有時代精神的作品，因有新畫選之輯，對於國畫推進，不遺餘力。奇峰先生素性孤高，與時流寡合，但於青年後進，則獎掖有加，今日已成就之名畫家中，受其助者為數不少。徐悲鴻畫家早年亦嘗受其資助留學，見於悲鴻自傳中，足見其襟懷之廣，與人之厚。民國七年回廣東，任甲種工業學校美術科及製版科主任，並自設美學館於府學西街，從遊者眾。民國十四年嶺南大學聘為名譽教授。民國十五年國民政府營中山先生紀念堂於廣州，規模崇閎，特商於奇峰先生，將中山先生生前嘗屢許為足以代表革命精神新時代美性之「海鷹」大軸、及「秋江白馬」、「雄獅」諸傑作出而永陳於堂上，同資國人欽仰，由國庫酬以重值，聞望之隆，概可想見。民國十八年以瘁力繪事過度，積勞成疾，養疴於珠江頤養園，愈後築室於江濱，顏其居曰天風樓，宿疾時發，杜門謝客，仍然不懈繪事。民國二十年比利時百年獨立大典，舉辦萬國博覽會，其中國際藝術展覽大會，奇峰先生得最優等獎，以個人分數言，則更高冠世界各國畫家。當時各國博物館，爭相購藏其傑作，享譽國際，一時無兩。民國二十二年，德國舉辦中德美術展於柏林，期前，國府專聘奇峰先生為出席代表，邀請其出國前先行籌備會議於上海，因由廣州趁意圖輪船北上，輪上途次，搭客知當代名藝術家在座，群請展示所作，以資欣賞，不幸失足蹶地，宿疾遽發，未果行而先病逝於上海客次；時十一月二日，享年僅四十五歲。遺言以天風樓永作奇峰畫院，所有作品，分贈世界各國博物館，命焚親友債券。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奉國府令公葬於金陵棲霞山，國府主席林子超先生復親題其墓碑曰：「畫聖高奇峰先生之墓」。生平事蹟，宣付史館。畫人之得公葬隆儀，開國以來，亦為奇峰先生一人而已。著有「奇峰畫集」七輯、「新美學」、「美感與教化」等書，其詩作及書法則散見於生平題畫諸書刊中。

陳樹人

樹人先生生於民前二十八年（公曆一八八三年）癸酉出生於廣東番禺縣。自幼潛心繪事，年十七即就隔山鄉先輩居巢、居廉兩畫師門下習畫，居氏兄弟畫師

善古法而倡寫生。樹人先生與劍父、奇峰兩高先生都曾在這段繪事的啟蒙期間奠下良好的基礎。樹人先生且特獲居巢畫師青眼，選為東床快婿，許配與女兒若文。當時晚清，朝政日非，內憂外患，紛至沓來，先生以血性男兒，心存報國，故在治學之餘，更主持廣州、香港兩地新聞筆政，暗中鼓吹革命。民國紀元前六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對他器識特多推重，即邀共赴日本襄助組織同盟會。同時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以迄畢業。民國成立以後，曾回國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、及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。後以深研世界文學，曾再次東渡，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，計先後東留十餘年，都與藝術、文學事業結不解緣。

樹人先生對於繪事方面的見解，力主推陳出新，不規範於古人，但他的畫却自有一種中國文化的書卷氣息浮現。生平作畫，特別注重寫生，認為：「寫生為繪事基礎，無寫生經驗而成之繪畫，等於無基礎的厦屋。」這恰好針對當時中國畫壇的因襲之病。他又說：「詩文書畫皆足以表現作者人格，可貴之藝術莫如高尚人格之表現，至於技巧熟練其次焉者耳。」這可說是進一步的意見，由於他強調了中國文化本源，「德成為上」及「士先器識而後文藝」的思想與說法，亦於此可見他實在是「人格藝術」的倡導者。

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四日，樹人先生以胃疾遽逝，年僅六十五歲。生平著有「樹人畫集」三輯、「桂林寫生集」一輯、及「專愛集」、「戰塵集」、「寒綠吟草」、「自然美謳歌集」等書。他所倡導的嶺南畫派，後起者眾，至今蔚然成風，且其孫定中君傳家學，多年來在美、加兩國大學從事美術教育。益以敦品勵行，家風不墜，真可說是盛而能傳的了。

上述三家，畢生瘁力繪事，未嘗須臾棄離，雖取捨靜燥，各有不同，惟於藝術之真誠嚴然則一。今雖先後作古，然其所倡的新變，開一代之宗派，影響所及蔚為成風，於國畫發展過程中，寫下輝煌的新頁，堪為中國畫人繼續求新求變之範例。